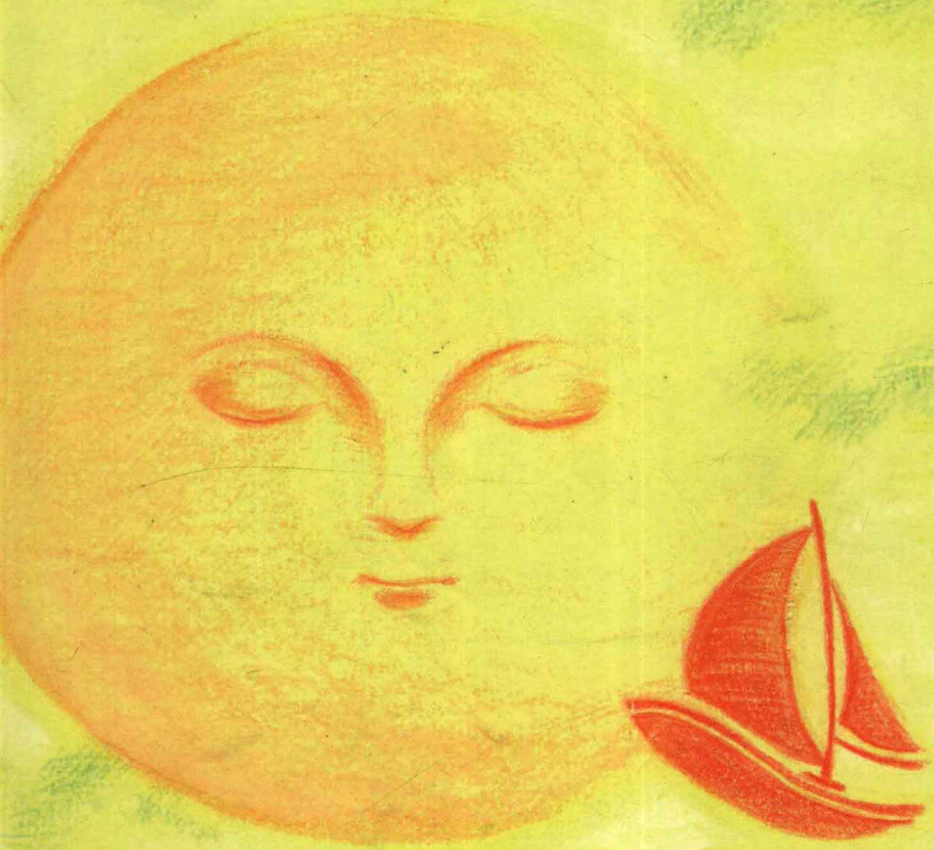


李想◎著

Boat of philosophers



慢船向日边

走呀，找哲学玩去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李想
◎ 著

慢船向日边

走呀，找哲学玩去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慢船向日边:走呀,找哲学玩去/李想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80-7052-0

I. ①慢… II. ①李…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1031 号

慢船向日边

作 者 李 想
责任编辑 王凤梅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8.25
彩 插 28 页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水手们 · 1

地中海边的恋人 · 4

当灵魂遭遇肉体 · 8

流浪者之歌 · 24

一种情感化的人性观：卢梭人学思想探微 · 28

被爱妄想症 · 36

“美是天才的艺术” · 40

小鹿斑比 · 48

以真启善 以善统真 · 52

钗头凤与裴多菲 · 69

科学哲学的人文诉求 · 73

取景框里山水后退 · 88

鹅湖滨，杏花开 · 91

从朱晦庵到刘蕺山：渐趋内求的道德理想 · 95

桃子李子 · 110

貌离而神合 · 114

水中沙 · 131

生于哀，成于思 · 134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 145

流浪的“美自身” · 148

远远看见冰山 · 163

后庭花 · 166

悲剧的沦落 · 169

玛丽·波平斯阿姨 · 185

后现代主义诗歌：失重的灵魂 · 188

陌上桑 · 198

无从超越的镜像自我：“她视角”何以可能？ · 202

一地鸡毛 · 216

无从超越的“紧张” · 220

烟尘里的天际线 · 231

少年游 · 234

理想的浮沉 · 237

崂山道士 · 256

身神合一的宇宙图景 · 260

面包里的幸福 ·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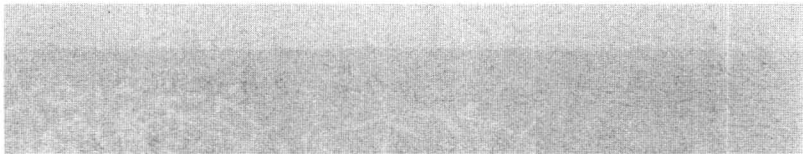
恬淡而充实的生活 · 276



有这样一些人，以思想为桨，泛舟水上。
漂流如同他们每日的呼吸，维系、延展着生命。
他们夜色一样清明的瞳仁，
会是你一见难忘的景致。

| the Sailors |

水手们



北方的秋天从不像传说中那样明朗。风像薄而锋锐的刀片从头顶倏然划过。高高生长的梧桐树叶子应声而落，烦躁不已地翻卷一地。干冷的冬季风正从古大陆向东南进发，尘埃四起的北京城在迷蒙中向它张开双臂。她苍老且倦怠，她怀里的气息带着缺氧的困顿，总令人莫名地想要突围。

在一间空气沉滞的教室里，我向着窗户举起一根手指，眯起眼睛看。苍白的光线勾勒出一个不太美好的形状。它不圆润，尖尖的，如同鸟类的指爪，但线条劲瘦有力。我突然很兴奋。

上一世，它一定是双男孩子的手。他有狡黠的笑涡和一双贼亮贼亮的眼。他腰间扎着蓝白条毛巾，跳上一条小船，踹一脚岸边，船飞出去老远。

你看他微睨的眼角，满满地溢出顽劣来。水贼的神色。

水贼呀——

我从前就是个水贼呀！

水贼，水——贼。

当你轻轻念出这个词时，双唇由敛起渐而微展，像舞姬微拳而欲开的五指，之后上下齿俏生生地一击，吐出个伶俐的尾音，作为最后的亮相。多美好的词语。明快、畅达，它有一种引人追随的魔力。

它是一只纤细的手，撩拨着那些睡意昏沉的神经。

突围的意欲再一次翻滚在身体深处。

冲出去。

冲出去。我一遍遍自语。

我要远行。尘埃里泯然众人的错觉，它无力束缚我。我要像真正的水贼那样，经历一段传奇，结识些非常之人，随他们出走。

但水贼的名号于他们而言，似乎有失体面。好吧，换个称呼，我们是“水手”。来，跟我念，大声点，水——手。

好了，出发。

我站在船头，面对一片水泽。人们叫它哲学。



地中海边的恋人

如果说我在漂流之初得到了什么，那一定是爱情。

一些从未见过的、美丽的飞虫，像飞出神灯的精灵漫天乱舞。当你懒洋洋伸手去抓，它闪身避入如烟的浪中。

你乱抓一气，一无所获，在颓然的羞恼中纵指一探，却被一双大手拉入沉沉的水底。

几乎就在一瞬间，你的身体浸入，双腿浸入，连双脚都沉没了。浮在头顶的日影渐渐消失，乌蓝的水色在你周围铺展开来，像浑茫的夜空。

惶恐攫住你。你突然想不顾一切向上游，那双大手却扣得死紧。你战战兢兢地睁开眼，颤抖的眼底映出一张面孔。你心中蓦地响起一声惊雷。

电闪雷鸣中你同自己争辩：“我见过他！我肯定见过他！”

涉足一片新的界域是开始一段恋爱的契机。陌生而年轻的脸

庞，会在某个角落里等着你。

大学第一年我热望着一次新生。不仅是对生活的某种期望，也是对我将浸足的那片水域的期许。哲学，她注定与那些喧闹不休的小河沟不同。她宁静、澄澈，像母亲一样博大而浩渺。繁星闪烁的夜里，她会将满怀的星光捧到我面前。

这正是我想要的。我看到未来像晨雾一样自水面上生长起来。

我信任她。我相信这门与众不同的学问能带给我整个将来：荣耀，财富，乃至爱情。

爱情。

年长者会说，那不过是孩子脑中一段绵延的幻象，但我愿意相信它，并且珍惜。

导论课上我们接触到古希腊，看了《特洛伊》。地中海深处勃郁的气息随军队的步伐一浪浪地涌过。

赫克托耳身着戎装策马向前。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跃然下马的姿态像麋鹿一样矫捷。他微闭的灰蓝的眼里，深藏着令人莫敢直视的骄傲与凌烈。他昂首直立，身后是松涛一样翻涌的海洋。

厚重的窗帘被拉开一条缝，浓烈的日光在整间教室蓦地升腾起来。仿佛谁在我耳垂上轻轻咬了一口，刺痛而酥麻的感觉瞬息传遍我全身。

我心中的英雄。他回来了，那些遥远的、遥远的梦境。

十年前我还是个小女孩，在舞蹈班上遇到一个大两岁的男孩子。他是芭蕾班上唯一的男性，仪表秀长挺拔，人中的线条像极了素描室里的希腊英雄。

他身上确有着他们的影子。

他无论何时都昂首挺胸。

他常习惯性地握拳锻炼臂力。

当他站在练功房中央，高举手臂做出个谢幕的姿势时，如同一支挺立的、闪亮的长枪直插天际。满室光芒毫不吝啬地照彻他全身。齐格弗里德王子，罗密欧，罗兰，他带来了童话里少年俊杰的故事，以及我夜夜的梦。

我视他作同学，兄弟，以至师长，却从未视他为一个异性。一年后他离开舞蹈班，我再没见过他。

一种想念如秋夜里悠柔的月色，将我团团围绕。

我张开十八岁的，少女的眼睛，看见我船头站着一个人。

——到海边去。到海边去。

梦境里碧蓝的地中海有清澈而馥郁的味道，像少年的怀抱，微微紧张着，却仿佛要将你整个的灵魂都揉碎进去。

我在一本传记里遇见苏格拉底时他尚年轻，正擦拭着一杆长矛。大概是为了一场战争；他额头上晒出了汗，眼里却活泼地泛着亮光。

他不会成为人们口中臃肿的、谢顶的老人。他个子很高，相貌俊爽，臂肌尚不发达，却像赫克托耳一样，反射出灿烂的日光。充满血性的年轻人，我第一个同游者。

他看上去那样眼熟，令人忍不住上去攀谈。

“你不老，也不像个哲人。”我对他说。

“有人说过我很老吗？”他扑哧一声笑出来。

“大概因了我那些太过沉郁的话吧——但我确实认为，”腾出的一只手揉了揉眉骨，“灵魂的生活，一定要好过肉体无谓的欲求

与争夺。”

“那你为何还要参战呢？”

他微微愣了一下，俄尔狡猾一笑：“帮他们消灭肉体嘛！”

我也笑了。我喜欢这个人，喜欢无伤大雅的玩笑话。

他勾起我对远方奇怪的遐思。

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半岛是什么样的？那些常绿硬叶林在阳光和海风里会不会发出刷刷的、翻卷的声响？那时的人们会抱怨地中海边频繁无度的季节变换吗？无雨的日子里，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一样，下意识地舔舔干裂出血的嘴唇？

“不，还有别的。”他说，“当你穿过集市，拐入一条僻静的小路时，新栽的橄榄——那薄而锋锐的香气呵——会直直钻入你鼻腔。”

他陶醉地微叹一声，像《风语河岸柳》中享受树阴的水鼠，“这才是生活，安静的，芬芳的——属于灵魂的生活。”

他表情与我熟悉的老哲人如出一辙。

一个热情又沉静的年轻人。

他就这样成为我第一篇宏论的主角，我所珍视的。

尽管我并不认为他完美无缺。因为隐秘的爱恋，所以对他分外苛刻。

当灵魂遭遇肉体

——有感于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 469 - 公元前 399)

较之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更合适的称呼是古希腊民主制的战士,抑或斗士。他一生追求纯粹的灵魂生活,以及超乎凡俗生活的美德,并在六十九岁那年为之献身,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他本人并未留下著作,却屡屡出现在其学生柏拉图那些以他为主角的话录体作品里。在《理想国》《斐多》及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对话集中,他被看作视真理如生命的圣人。然就他自己的生平和学说而言,由于从古代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学术界讨论颇多。

【摘要】苏格拉底在最后时刻的泰然自若,与他对灵魂不朽的信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看来,真理是有智者追求的目标所在,只有不受沾染的、永恒的灵魂才能与它达到最大程度的亲近。于是,象征有限性和约束力的肉体便成为可唾弃的粗俗之物。然而,人并不仅仅为“真”而活着,“善”和“美”同样是一个完满的人所必需的追求,正是基于肉身的情感和本能冲动带来了这两方面意义。因此,“灵魂”(理性)和肉体并非两个彼此抵触、不能相容的概念,它们统一于人自身,又被人的价值所超越。这正是灵与肉、理性与非理性最终和解的表现。

【关键词】灵魂 肉体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赢得“哲学的殉道者”这一不朽的声誉,并非完全由于他自愿赴死的事件本身,而应归因于他独特的死亡哲学——灵魂因为有肉体的羁绊,无法求得纯粹的真理和智慧。只有待肉体死亡,灵魂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达到“理智”。但这一观点在现代人看来似乎过于极端,所谓纯粹的“真”并不必然地使人达到精神上的至善,且与普遍意义上的“美”也无法实际地构成紧密的联系。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肉体、情感、非理性存在的意义,看到它们在生命的丰富性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使其与“灵魂”与“至真”达到最终的和解。

一、“以死求真”:苏格拉底的灵肉对峙论

1. 灵魂:对永恒真理的追求

苏格拉底创造了“灵魂”的概念。在他眼中,人被严格地分割成“感性的”“肉体的”存在和“理性的”“精神(灵魂)的”存在两部分。灵魂是人的本质所在,能直接与真理打交道,尽到思想的天职。

追求真理,即“第一性原则的知识”^①,从古希腊开始就被看作是人类思想的必竟义务和哲学的根本任务。泰勒斯等人独断的一元论无疑不能令人满意:世界到底是水、是原子还是其他五花八门的东西?原先被认为确定的知识被证实仅仅是一些动摇不定的假象,知识本身遭到了质问,此时,苏格拉底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聪明的回答。他巧妙地避开了万物(客体)本身的不确定性,将第一性指向了主体的自我。并且,因为感觉的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

^①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19页。

然是表层的和多变的,所以只有理性的自我才是起始点和终极环节。那么,“我”又是怎样与“真理”建立起联系的?苏格拉底认为:人(主体)自身作为理性存在就是决定性力量,因此,“认识你自己”,即用理性研究自己的理性,即“认识真理”。

理性主义

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公元前546),“水是万物的始基”无疑是第一个理性判断。这个判断中潜涵着一种认识:世界上一切事物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这一认识是对感觉经验进行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开始沿着追踪世界本原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毫无疑问,“理性”在这里被提升到了超越一切的至高层面。它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所在。灵魂既是本质的、永恒的,它所代表的那类知识也必定是本质的、永恒的,即“真知”、“真理”。人在世上为了实现他的本质,就必须尽可能地亲近自己的灵魂,借由它来探求“第一性原则”。而获得了这种“真知”、“真理”的人,就被认为是获得了“善”——这种“善”是抛离主观情感的(既然苏格拉底认为感性的东西因其浮浅而不值得当作人的必备品质,基于情感的“善”自然也要经过理性化包装才可用),它代表了事物内在的“合目的性”^①和功能,是人的理性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于是“善”也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真理”。人的灵魂求得至真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到自我的本质,产生了理性化的自

^①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119页。

我道德意识,他也达到了“至善”——必须强调,这完全基于灵魂的存在,它给予人“真正的思想”。它因其理性本质使人真正地成为“人”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这里,我们看到,“灵魂”或者说理性的精神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因其而认识了自我,获得了“至真”并在某些方面迈入了“至善”领域,所以灵魂不应死亡也不会死亡,它将永存,这是苏格拉底对灵魂的基本态度。但既然灵魂已代表了至高的存在,就不能有其他事物与其比肩,更何况是它的对立面。那么,肉体和非理性在苏格拉底那里就理应受到最严苛的指责。

2. 肉体:灵魂的坟墓

苏格拉底甫一谈到肉体就用了一种嫌恶的语调:“一堆恶劣的东西”^①。显然,在他那里,肉体是万恶的根源,它产生了各种感性欲求,妨碍灵魂接近真理,使人变得污秽和低劣,因而理应被完全否定。

在苏格拉底哲学中,肉身性的存在完全是一个累赘。既然人因其理性、因其“灵魂”而成为人,那么与动物无异的、充斥着自然本性的这具肉体也就没有其存在的价值。更何况,它还用各种生理诉求来牵绊人前进的步伐,用乱七八糟的情感纠葛“扰乱我们的心,让我们混乱、吃惊”^②。人活着是为了追求至真、至善,这要求有单纯的、绝对的理智和纯洁的、干净的灵魂——但肉体把这种单纯和干净完全地破坏了:它把一套敏锐的感官和易变的情感加于每个人,使他们的灵魂轻易地受到外物的诱惑和刺激,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进行思考,从而偏离它本来的道路走上歧途。所以,肉体不仅

①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第16页。

② 林美茂,《灵肉之境——柏拉图人论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81页。

是可憎的,而且是必须被从灵魂外剥离的。于是苏格拉底从自身做起,先将感官性的刺激坚决地排除在自身之外:

“紫色的大氅和白银的光辉
更适合演员而不是我的需要。”^①

阿里斯托芬这样描述他:

“决不因饥饿而寻觅早餐;见到葡萄酒和油腻食物及各种无聊行为,你掉头就走。”^②

之后,在临刑前,他表现出一种更加极端的态度——热诚地欢迎死亡的来临。他认为,自己的灵魂终于可以从那丑恶的肉体中独立出来了;那具可诅咒的东西将要腐烂、分解、从世上消失,但灵魂得到了完全的净化和永久的解放,将获得绝对的真理、纯粹的知识,并在世间永存。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他是在迎接最幸福之事,他作为哲学家终于得到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局。他求真的信念被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这样,在一种愉快的心境下,他喝下了毒药。

苏格拉底论“哲学家情愿去死”

1. 大前提:肉体是“一堆恶劣的东西”。

肉体“仅仅为了需要营养,就产生没完没了的烦恼”,“并使我们充满了热情、欲望、惧怕、各种胡思乱想和愚昧”。

2. 小前提:死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

哲学家的灵魂如果带着肉体去寻求智慧,肉体只会是个阻碍。灵魂只有撇开肉体,不沾染肉体的情欲,才有可能接近智慧。而哲学家毕生探索的课题,“就是把灵魂和肉体分开,让灵魂脱离肉体”。

3. 结论:哲学家临死必是轻松愉快的。

① [英]A. E. 泰勒,《苏格拉底传》,赵健铨、李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89页。

② 同上,第190页。